

送秋河山

下

李 英 儒



24
1988
(2)

还我河山

下

李英儒

247.5
150/2

人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第二十八章

山村夜话

乔兰弟和雪娟随着温营长撤到尧村，旷团长要城郊武工队护送她们先走。洪队长为了她们走路方便，特派老蔫领着她们从便道上，直奔目的地清水峪。

清水峪在尧村西南二十华里，靠近山边，地势斜陡，田野里横躺竖卧着很多大石头。这块是青的，那块是白的，有的象倦卧的狮子，有的象蹲着的老虎，有的象粗犷的猎人。加上四周那突兀的石头墙，干瘦瘦的枯树枝，在在都给人一种挺拔坚硬的感觉。兰弟来过山地几次，对这些还不怎么稀奇。雪娟初次进山，对这种陌生又新颖的环境可高兴了。她不断问这问那，刨根挖底。遗憾的是带路人不喜欢言谈话语，雪娟连续三遭六问，他只回答一言半语，甚至不吱声。

走出五六华里，靠着山坡有个大村庄，在冬日清晨的阳光照耀下，山村颜色格外鲜明。不但能够看清家家户户的门窗屋脊，还能看清吊在各家房檐前的黄玉米棒，看清房顶上成堆的红柿子。在硬梆梆明晃晃的行人路上，雪娟看到很多庄稼汉，他们双手抱着袖子，鞭子插在脖领里，跟在满载的驮子后边走。妇女们骑在毛驴后脊背上，互相问答着。南来北往的

人，似乎都奔向这个山村里。雪娟有些奇怪，她问：

“这么些个人，是干甚么去？”

乔兰弟发觉向导又沉默了，自己便打趁语说：“许是赶集的吧？”她也有猜问的意思。

“集！”老蔫用一个字回答了两位女同志。

“打了整夜的仗，鬼子离脚下又不很远，他们不怕呀？”雪娟又提出了新问题。

“根据地的老乡们有胆量，离开敌人十里八里的，一切秩序都很安定，再说，尧村还有咱们老五团一个营哩。”兰弟又代替老蔫作了回答。

“对！”老蔫表示同意。

刚刚跨过村边，路旁有个赶羊的孩子。望见老蔫，他尖声呼道：“老蔫巴叔叔，你怎么不回家看看哪？”

两个姑娘听的真真的，老蔫却没作声。

“到家门口啦，还不瞧瞧去，婶子你不管，还有那群孩子哩！”

老蔫不顾放羊孩子的嘟念，他低着头加紧脚步，想着赶快走开了事。兰弟当然不肯放松这个情节，经过仔细追问，老蔫终于讲述了这个山村和他本人的一些经历：

这个有集的山村叫红家峪。山上苍松白果树，树旁泉水灌嘉禾。是片富饶地区，是个风景宜人的场所。这里产的核桃喷喷香，大红柿子津津甜，捧一掬河里的流水都凉丝丝的清新可口。这些都是共产党到来以后的景象。从前，这里的劳动人民却世代代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。三十年前，几十户难民担筐背篓逃到红家峪，五岁的老蔫放在一只柳条筐里，另

一筐装着行李衣服，被他父亲从七百里外挑了来。

难民来到红家峪，就饿着肚皮开辟村后荒山。化了五年时间，使荒山有了梯田果树。人们刚刚吃到自己种的新粮食，平地起风波了。才过秋收之后，红家峪清水峪两村桑、靳、田、梁四家地主，合请了一台大戏。高搭席棚，远招亲友，山沟骑着驴子，平原赶着大车，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戏台上，锣鼓打了两通，戏台下，观众拥拥挤挤，扬着脖子等着看演员亮相。彩帘启处，四家地主和一群劣绅恶霸，众星捧月般的捧着穿长袍马褂的区长大人出台了。人们惊疑之际，区长掏出一纸公文，咬文嚼字的说：

“满清时代，厚土归王；民国当权，物各有主。红家峪至清水峪八里山坡，原是该两村桑靳田梁四大庄主的祖宗遗产。年深日久，没有经营，致被六十户外地难民抢用，自今日起，璧归原主。本区长作证，当众发给四家文书契约，以示永远为业。嗣后各佃户依国法完税，按规章交租，绝对不得违抗。为了弥补上述四家已往损失，所有佃户理应补缴五年租税。本区长好生有德，豁免两年，追缴三载，以示体恤，其各凛遵。”

区长念完，当场把红印告示贴在大戏台口。从此难民又陷入饥饿深渊。十岁的老蔫，只好跟着父亲开辟河川的沙石不毛之地。一铲一铲地挖除石沙，一筐一筐地担填黄土。每年开一遭，每年被伏天雨水冲刷一次。佃户们终于用石头砌垫挡住了流水冲刷，创造了近百亩好地。不料，四家地主又用同样办法，强迫佃户出租。

老蔫父子在死亡线上挣扎十五年，父亲才给二十岁的儿子觅得个童养媳，一家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

日寇侵华，蒋介石的国军退到南边去，八路军的部队挺进华北来。红家峪得到解放，老蔫抬了头，结了婚，婚后连生三个孩子。一九三九年日寇“扫荡”山区，制造了红家峪大惨案，全村被绑出三百二十九人，全部杀死在村边河岸。河水被血染得殷红。老蔫的父亲是村农会的干部，就在这次惨案中一同被杀死。鬼子走了，红家峪活着的青壮年男子，在当天夜里，组成了白鞋报国复仇队，全部参加了八路军。就在同一天的深夜，老蔫无言的埋葬了父亲的遗体，回来就把老婆孩子叫在一起，向他们宣誓说：

“过去受地主的害，现在叫鬼子杀，不把坏蛋打干净，誓死不回家。”

老婆向他保证：吃糠咽菜啃树皮，也要把孩子拉扯得长大成人。

老蔫并不懂得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掌故，但在行动上超过了古人。他参军六个年头，十次二十次路过红家峪，始终没有回去过一遭。

兰弟问老蔫为什么不回家，他说：“为人要争一口气。”

雪娟问老蔫为啥不爱说话，他说：“世界上能说会道的人很多，我把发言权让出去，自己埋着脑袋作点事就行了。”

当天中午，老蔫领兰弟和雪娟来到清水峪。他把她们安置到村边一所干净的小院子里，叫她们两人等候着上级找她们谈话。老蔫走出门后，有心告诉她们是谁个来找，又感到她们迟早总会知道，何必自己多饶舌，便默默离开了。

二

当天下午，在清水峪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，会场在村东河滩上，沿山坡九道峪的群众到了，山外二十三村的代表来了，部队、民兵、机关、学校的人来了，沙滩上黑压压站了一片。到会的人本来划分了地区，可是二百名招待员也维持不住秩序。人们争相往台前涌，特别是朝着胜利品展览处拥挤。展览处摆着三挺重机枪，十九挺轻机枪，各种口径的步枪，每种陈列了三十支。弹药器材设备摆了长长两列。主席台是用大块石头架起来的，上面搭了很多门板。军区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在前面作报告，十几名工人同志在后台插竿搭席棚。搭棚是为了开联欢晚会，请前线话剧团来演戏。老人们竞相传告：这次不演《光荣参军》《大生产火报》了，要演一出打雷下雨的戏；一个老头子不遵守“双十纲领”，违犯婚姻制度，硬娶了两个老婆，结果前寨后寨的孩子都被“雷霹”了。

大会讲话开始不久，兰弟和雪娟偷偷赶来了。她俩因为作秘密工作，不便公开接近群众，只好靠着河滩边沿一棵大白杨树下，瞧着一眼看不到边的人脑壳。由于距离远，站在舞台中央讲话的人，模模糊糊地看不清，但能听到他的洪亮声音：

“……我们的胜利，绝不仅是打下若干碉堡、俘虏近三百名伪军和击毙二十三名鬼子，也不仅在于缴获了二十几挺轻重机枪和几百条步枪。重要的是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，提高了军民的胜利信心，粉碎了敌人深入山区的进攻，锻炼了我们主力部队的攻坚能力，从而使我们的军队能够担负更重大

的历史任务。……”

兰弟听了这些话，胸膛感到宽亮些了。既然三十里堡的胜利如此重大，那末，内线工作能在胜利的浪涛里滴上几点露珠，也不枉白出来这一趟，也算有点子安慰。她怕在村外呆的时间太长了不好，招呼伙伴往回走。这时，从河滩冰冻的石子路上，跑来几匹战马，马蹄咯噔咯噔的听着分外清脆。兰弟有意回避，想转身横奔山坡。不意眨眼间，群马跑到她们跟前，为首的人翻身下马，向她打招呼：

“乔兰弟同志，你也到清水峪了。”

兰弟抬头看清，为首的正是旷团长，她笑着作了相应的回答。

“你们住在谁家？呵！靠村边，那家有核桃树的小院，那是妇救会主任家。”

“旷团长，你的工作真深入，对清水峪这么熟悉。”

“对于华北的农村，特别是山区，比四川老家还熟悉。”他故意在女同志面前夸耀着。“不光村村熟，甚至家家熟，将来革命成功、仗打完了，我们老五团一哈儿回到这里来，我领着我的战士们要向太行山开战嘞！”他爽朗地大笑着，笑声山鸣谷应，回荡在冬日的河川。兰弟知道他的这种感情里，包括着打胜仗的因素。瞥了瞥沙滩上的大会场，兰弟说：

“旷团长是回来参加大会的吧？”

“是开军事会议，不是来开群众大会，呵！今天晚上演节目，欢迎你们来参加！”他看着雪娟，表示了一齐邀请。然后分别跟两位姑娘握手告别。

兰弟领着雪娟，踩着磨光了的石子路，慢慢登上了村坡。

快进房东的门口时，老蔺从另条路走来，说田部长已经回来了，正在找她们。

兰弟听说是田开山来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领先从大门口加快了脚步，快要走到北屋门口，猛然想起见田开山这样的人应该庄重些，于是学着军人习惯，在风门外边喊了声：“报告！”

田开山闻声从屋里走出，打开风门，分别与两位女同志握手，然后让两人到屋里坐下。屋里升着炉火，他不等老蔺动手，亲自提着开水，分别给兰弟和雪娟各倒了一杯。接着问寒问暖说长道短，表现的很热情。兰弟冷眼瞧了一会儿，心想：“这个人的脾气是咋的啦，过去脸色整天冷冰冰的，隔了这么一段，忽然变得热呼呼的。是不是因为同志们从内线到了外线？”兰弟觉着这个理由不够充足。

田开山似乎注意到她的神情，他向老蔺交代，要他想法给两位女同志整饭吃。老蔺走后，田开山笑盈盈地说：

“小乔，你怎么老拿陌生眼光盯着我。”

乔兰弟脱口说：“我觉着你变啦！”

田开山学着幽默口吻说：“变啦？变多啦，变少啦？”

乔兰弟笑着说道：“多少谁可没有量，我是个粗人，说话直出直入的。我觉着你身上象割去了一根筋。有这根筋，你拘拘板板的，现在这条筋割断了，浑身松泛了，待人也和气了。”

“小乔同志，你说的还不够劲。我不只是割断一根筋，我简直是脱胎换骨。这次调我到路西来，是带着工作参加整风学习。同志们！我经过这次整风，更感到党中央、毛主席的伟大了。”他用亲昵的眼色看着乔兰弟和雪娟，给每人重新斟满了白开水。接着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们都了解我，小乔对我了

解的更多些。十几年前我在旧军队里当个受气的文书，正赶上日寇制造‘九一八’事变。外祖父死，爱人被杀，政治上的压迫，生活上的贫困，以及国难家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苦闷、抑郁、烦躁、孤癖，影响了我的性格。到革命阵营以后，长期洗不净脱不掉，外表看起来，仿佛对谁有多么严肃，其实并没多大意见。说实话倒是对自己有意见。归根到底是自己改造得不好。过去对自己的毛病，不是没有察觉，总认为是个生活问题，没提高到政治原则上。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苦头，我算吃够了。平易近人的好处，我才开始尝到一点。”

两个女同志都称赞他整风的收获很大，表示要向他学习。

田开山更加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要说收获，我觉着还有更大的。”

乔兰弟觉着仗已打完，天又这么晚了，叫老田多讲些经验，把自己的头脑武装武装，确是件大好事。她向他要求说：“你好好的介绍介绍整风的事，让俺们也宽宽脑袋开开眼。”

田开山想了想说：“我觉着最大的收获是个主观和客观一致性的问题，是如何正确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。在以前，个人认为既然参加了革命，拿出热情和勇气来干就是了。干好了干坏了都是糊糊涂涂的，不自觉的。经过这次整风，我才开始懂得主观愿望要和客观实际结合起来，革命的豪情壮志要和冷静的实际精神结合起来。这是我有生以来和入党以来第一次得到的巨大真理。这种收获是无价之宝，是精神的财富，不论山里挖采的人参，海底打捞的珊瑚，人间收藏的珍珠美玉，都无法和它相比拟。它给予我在思想作风上的影响，说起来是很长的，现在不要说啦。”

“说下去吧！天这么晚了，现在又没军事行动，捞出来也是空着！”

“你们想听，我当然也愿意介绍。”田开山当着自己的下级，特别是叫小乔这样的下级能够清楚地了解他，从而使大家提高认识，他自然乐于讲述了：“首先我解决了对革命对人生的看法问题。过去，我不能说对革命和人生没有信心。但信心不足，不是很乐观开朗的。这次通过整风和学习党史，使我懂得了：越是最紧急、最扼要、最困难的关头，我们越应该表现出更沉着冷静，更勇敢坚强，更乐观自信。试看：红军在三湾改编，长征通过雪山草地，在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，以至一九四二年、四三年，日寇乘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‘大扫荡’。这样一系列的紧急严峻的关头，我们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又是多么镇定坚强和乐观自信呢。知道我们党的昨天，就会知道我们党的今日；看到我们党的今日，就会断定我们党的明朝。明朝摆在我们党面前的，有的是高山峻岭要攀援，有的是惊涛巨浪要跨渡，甚至有现在想象不到的特异事情发生，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看就是相信马列主义，相信群众，一句话就是相信真理。真理的力量是强大无比的。真理是不可战胜的。真理是会找到群众的。群众一经掌握了真理，不但可以移山倒海，还可以改造世界。这次参加整风学习，思想提高了一大步，我相信，今后不论遇到任何情况，思想上总会勇敢坚强乐观自信的。

“第二点收获就是我的工作了。今后搞工作，绝不能单凭热情和主观愿望，主要是实事求是，不能来假的。搞欺骗。老老实实的面对现实，老老实实的按照党的政策办事。比如我

们对敌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，就得依靠周密的调查研究，精细了解敌军伪军伪组织的情况；宣传我们党的各项重大政策，特别是对敌斗争的政策；逐个争取教育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。把忠心耿耿的有能力的积极分子摆到核心地位上。用这样的精神状态和方法来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。

“我顺便谈谈三十里堡的胜利。这次是重大的胜利，内线工作起了配合作用。但就营救欧阳政委的任务来说，我们没有完成。以往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的思想波动将会很大。现在，我比较冷静，分析起来，原因很多，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准确，内线力量不充实，主观条件不具备，自然完不成任务。我，也包括你们，都不要激动和难受。激动难受都于事实无补。今后好好踏实工作就是了。……至于我的生活作风上有些改变，这是思想革命的一些反映。刚才你们都谈过，不再详细唠叨了。”

乔兰弟是个闻过则喜、见贤思齐的人，看到田开山整风之后，有了这么重大的进步，对内线工作给了这么重要的指示，她透出喜悦的表情，细眉弯拧，眼睛含笑，薄嘴唇张开，露出那两排洁白的牙齿。很久很久，她才啧啧羡慕地说：

“老田同志，你今天讲的这些，对我们帮助非常大。不光提高了俺们的思想，也指导了俺们的工作。欧阳政委的事，我正发愁，发愁没法儿向上级交帐。经你一提，才有正确的认识。你的思想提高了，是用唯物论看问题了。好哇！星星跟着月亮，禾子跟着高粱。上边梁正下边直，你掰着手儿教吧。俺们一定好好学习。”

田开山很谦虚地说：“要说学习，我应该先向你学习，进入

都市以后，我跟你学习的地方可不少呢。这几天你们奔跑得很累，今天你们都该好好的休息。我顺便谈她的一件事。”他这才转过脸对着雪娟说：“你的入党申请，支部早已同意，总支书记听说你到外边来了，想抓紧时间同你详细谈一次话。吃过晚饭，叫老蔺同志领你到那边去谈。”田开山说着，风门作响，老蔺把晚饭端进来了。

这可是一顿丰盛的美餐呵！半小盆红烧猪肉，一大碗豆腐粉条白菜，一大碗猪头下水。白馒头有半篮子，另外还有一壶酒。兰弟和雪娟见了都很吃惊，不知是给谁吃的。田开山也楞住了：同志们从里边出来，搞点好吃的也是常情，干吗搞这么好？再说，清水峪哪有这些好东西呢？不爱说话的老蔺，看懂大家的脸色，他主动了：

“老乡们慰劳部队的，旷团长非叫我端来不结！”

田开山这才放心地说：“好哇！人家慰劳部队，我来借花献佛，慰劳我们两位女客人。老蔺同志，东西很多，她们也不是外人，咱们四面为上，一块开餐。”

老蔺支支吾吾躲躲闪闪的，兰弟一把拉住他，说：

“老蔺同志，你最应该享受慰劳啦，老大哥哩，见甚么外，一块坐下吧！”

这顿饭吃得很高兴，田开山把酒倒在一个茶碗里，要大家轮流着喝。每次轮杯都有题目。头一个题目是欢迎女同志长途跋涉回娘家来；第二个题目是预祝今后的工作顺利开展；第三是祝贺雪娟参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。田开山精神好，词儿多，酒量大，每次喝的挺深，一连轮喝了几次。乔兰弟怕他喝醉喽，笑着说：

“你没题目啦。我可要把酒倒回去了。”说着提起酒壶，要往回倒。

“小乔！慢着，为节令时光也得再干一杯。”田开山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，满脸含笑着从她手里接过酒碗。他说：“今天是冬至，再过十天就是一九四五年了。我们是历史的主人，时间是为我们服务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本帝国主义必然遭到更大的失败，我们的抗战事业必然获得更大的胜利。为了迎接更大的胜利，咱们每个人再来一大海！”他重新倒满酒，喝完交给老蔫。老蔫不会喝酒，刚才已经喝了些，这遭只用嘴唇抿了一抿便递给兰弟。兰弟与田开山坐对脸，她也想抿一下，田开山不答应，说：“这回题目更大，你还得喝深点！”

兰弟咬紧上下牙关用嘴唇沾了点滴，放下酒碗。她佯作怨言说：“你净借大题目整人，从小到长大，谁闻过这辣玩艺儿，这不是喝酒，是受折磨哩！”她又笑着说：“折磨也是最后一次，你再也没咒念了！”

田开山兴趣盎然地说：“怎么没咒念呀！冬至一阳生，此后天要长了。俗话说：吃了冬至的饭，一天长一线；喝了冬至的酒……”他咽下了要说的话，立刻变成沉默，并在脸上泛出严肃的表情。本来他是想说：愿能天长和地久。一来感到这种赤裸暴露对乔兰弟的心情，怕这个耿直的姑娘，当场给他个钉子碰，再则又怕心眼过多的雪娟听出来。如果当着老蔫这样的下级，受到她两人当中任何一个的奚落，那他的领导威信，将放到啥地方哩。老田沉默中脸红了。乔兰弟一看他的语塞，就知道他要说那一类的话。及至看到他那严肃面孔，她想：你整风之后，是有大转变；可万变不离宗。你那老古板根子，你

那领导干部的架子，可是难以整掉哩。但她不肯给他难看，推杯递给他，说：“你就再喝冬至的酒吧。”老田接杯在手，为了掩饰不安，慢腾腾的饮了一大口。

难得守口如瓶的老蔺，在此尴尬气氛中插话说：“庄稼人说是：吃了冬至的饭，送粪加一担。”

七个心眼八个转轴的雪娟，当然会听出会看到田开山的语言和行动，但一心不二用，她的全部心思浸沉在她很快参加党的喜悦海洋里。她憧憬着入党之后，自己将会如何如何，因而她没注意到田开山的尴尬情怀，只觉着老田和乔姐都在为她的政治新生命而高兴。听到老蔺的两句话后，才引起她的回忆：想起了小的时候，到了冬至这天，家家都吃饺子，吃完饺子，姑娘们聚在炕头上，穿针引线做活儿，上岁数的婶子大娘们说：“吃了冬至的饭，巧女儿多做一条线。”现在听到老蔺说送粪加一担，她把这句口头语也当众讲了。

兰弟见大家振振有词，自己也想乘机转移雪娟和老蔺的视听，皱眉细眼地想了想，编排着说：“我也诌几句应景儿的：农民吃了冬至的饭，不当二流子和懒汉。战士吃了冬至的饭，威风凛凛上前线。我们吃了这顿慰劳饭，工作学习好好干！”

冬至日短夜长，这顿饭一直吃到掌灯的时候。

三

晚上，老蔺领着雪娟去找总支书记谈话。田开山便与乔兰弟讨论内部工作，两人有问有答，边谈边商议。一个多小时就把要说的问題都说清楚了。

山村的夜比平原来的早些，院里早就漆黑了。雪娟没回来，房东全家都到河滩去看戏，屋里院里就剩下田开山和兰弟两个人。在明亮的菜籽油灯下，谈完了工作，两人说着这样那样的家常话。

在乔兰弟这方面，她对老田从来是尊重的。她认为：老田政治水平高，原则性强，对工作指导得明确具体。稍微有些顾虑的，是感到他生活作风上过于严肃。现在经过整风，老田有了比较大的转变，经过惊风暴雨，现在又在解放区里相逢，不知不觉中对老田更加亲近了。

田开山对兰弟的印象，随着斗争进展越来越深。省城分别的夜里，他曾透露过自己的心情。她没痛快答应，也没干脆拒绝，而自己也没从正面把问题摆开。今天，趁着小乔情绪很好，对自己又很亲近。夜阑人静，酒暖心头，他感到是倾吐肺腑的时候了，但他仍然绕了弯子。

“小乔！上次在横三条分手，你还欠我的账，没给我提意见，为了巩固我整风的成果，今天夜晚没事，你多给我提点。帮助我进步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我能提出甚么来呢？我们的工作岗位，差距很远。你过去的情况，我知道的也很有限。”

“我们在内线工作上，总是有一段接触嘛？……干脆说实话，你觉着我这个人怎样？”

小乔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一位很好的领导同志嘛！”

田开山沉默了一会儿，鼓着很大的勇气，费了很大的劲头说：“是不是可以做朋友？”

“难道同志和朋友是两回事？”小乔以女同志特有的敏感，

聆音察理，她已猜到个八九不离十，她是明知故问。

“小乔，你比谁不聪明？”老田的口气里，有巴结，有祈求。

“我聪明啥，傻大黑粗的，人家把我卖掉，我都不知道。”她故意说着反话。

“我听信你？依我看，你是个一点就透的人。上次在三皇庙……”他本想说雪娟把他俩当成爱人的事。快到激流中他退却了，感到这样说出来，有失领导人的身份。只说：“当时我请你们吃个便饭，你就不肯吃！”

“俺是穷乡庄子的丫头，没见过大世面，下馆子，还不知道先迈哪条腿哩！”

田开山觉着这一来双方都退得太远了。退却不如进攻，迂回不如取直。出自己的嘴，入她的耳朵。下决心吧。他板着脸说：“小乔！咱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，不来拐弯抹角的。你说痛快点！你感到我这样的人，配不配和你做个同志加朋友。”

“好，腊月里啃冻萝卜——咯嘣儿脆。从领导被领导上说，咱们是很好的同志，做朋友？我蠢蠢笨笨的，觉着咱俩不般配！”

“小乔！你到底是啥意思？”

“没啥意思，你应该找一个政治文化水平高的——听说有个女学生你都没中意。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老粗。”

“中学生？是不是枫子胡扯的？这我可得解释解释。是这么回事：有人给我介绍一位县妇联会的女同志，高中的学生。还喜欢搞点子艺术。她很大方，认识后的当天晚上，她主动去找我。进了房间，先说房子布置的不雅致，又说被子叠的不漂亮，她认为：美化人生是人到世界上的一项重大任务。她说：